

想念 年少的你

不朽
◆
著

想念
年少的你

不朽
著

贵州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 22-2019-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念年少的你 / 不朽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2

ISBN 978-7-221-15855-0

I. ①想… II. ①不…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9871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出版权由精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悦知文化授权, 同意经由北京书田影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中文简体由版客在线文化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代理。

想念年少的你

不朽 著

-
- | | |
|-------|--|
| 总 策 划 | 陈继光 |
| 责任编辑 | 唐 博 |
| 装帧设计 | 末末美书 |
|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邮编: 550081) |
| 印 刷 |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莱户营西街 235 号, 邮编: 100054)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
| 字 数 | 189 千字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21-15855-0 |
| 定 价 | 4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 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3816832

目 录

辑一♥

少年念想

你的深情如星辰熠熠 / 003

你是年年日日的错付 / 033

你的恶与我的错 / 063

喜欢是心动的累积 / 097

历经千百的花开花落 / 125

辑二 ♥

想念年少

离别后缅怀 / 147

你的美好似若晴天 / 183

想念年少的你 / 223

悲伤过度是爱 / 255

我的成长痛 / 289

后记 青春有青春的好，长大也有长大的好 / 309

辑一



少年念想

你的深情如星辰熠熠

一个这么好的人，要有多幸运，才能成为他眼中的耀眼星辰。

应该是夏天吧。

不然在河堤边吹来的风不会渗着一种浓烈的湿热气味，仿佛风里流淌着汗水，是大片的湿气充斥在万里无云的夜空下。

应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吧。河堤边的那条小路上有穿着校服的身影。小路连着通往老旧小区，路灯偶尔倏地一闪，把再普通不过的小路照得泛黄。

如果再把聚焦拉近，应该是一群快乐的脸孔。半空中晃动着闪烁的亮光，我把烟火棒点上，看着那火苗燃起的星星，快速地闪动、发亮。我将烟火棒举起来，在空中挥动着，悄悄地写着当天的日期，身边突然响起他们的声音——

“苏昀，生日快乐！”

我回过头来，是少瑾、铭希、若安、邱翊然他们的脸。

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从他们眼中看见在夜空中盛放的光。

是的，十七岁了。

忘了当时准确的心愿，大概也就是盼望自己能够以梦为马，或者不负韶华，诸如此类的愿望。记得电影里是这么说的，人生是一场美梦与热望。那么，我想，能够对于这个世界热烈地盼望，是多好的事啊。

把故事的焦点再一次转回那个瞬间的我身上。

我们几个人站在河堤边，站在小路旁的大石上，望着那片星星坠落的夜空，每个人都举着烟火棒。头顶没有一片云朵，月亮隐隐地发亮。我的眼前是炽热的火花，一闪一闪，绽放出七彩的斑斓。

其实只是一个刹那发生的事。

一个没留神，若安正在晃动着烟火棒从她的手中脱出，就这样朝我甩了过来，电光火石般的瞬间，身后蓦然有一只强而有

力的手把我往后拽了一下——

耳边轰然是邱翊然的声音：“小心！”

烟火棒没有如预期地落在我的身上，平淡地掉在小路边。同时，我身后的手快速地松开了。没等我反应过来，其他人马上来到我的身边：“你没事吧，苏昀？”

我尴尬地摇摇头，表示没有大碍。

这时我才意识到身后的阴影。高大的影子重叠在我的影子上，让路灯映出一抹黄晕。我转过头，望向那个人，他低下头轻声地询问：“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谢谢你啊。”我看了一下他，怕气氛尴尬生硬，就轻松地跟他道谢。

他听见我的话，嘴角弯了一下，微笑着点头。然后他扶着脚踏车，缓缓地继续走着 he 本来的路线，渐渐地和我的身影错开，一阵淡淡的烟火和清新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穿的是那所市里最好的高中的校服。又再盯了一下，人长得真高，肯定有打篮球吧。

“昀昀，对不起啊，我刚刚没有抓稳，一回头它就不见了……”若安两只小手合掌搓了搓，表情难堪地跟我道歉。我白了她一眼，是冒失的她没错了。

“行了，我来收拾一下吧。”

邱翊然化解了这一幕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给浇熄的快乐。

“哦。”

我捡起已经熄灭的烟火棒残骸，忍不住又回头看。

那个人的身影已经从我眼中高大的男生变成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的背影，而那阵清新慢慢地融进了闷暑的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唯独，我的手臂被谁用力拉过的位置，没来由地微微发烫。

你说，为什么到后来，我总是能够记住那个时候的日子。即使那些日子从来都不特别也不绚烂，但我却能够清晰地想起当时我的脸孔，如同看得清指尖的细纹那般，渗透着的快乐和忧伤，像是刻进诗篇里的万世不易，无论后来的时光再多用力，也都洗不去当时的千万光景。

那个时候的我们，生命里所有的遇见，都是花朝月夕。

02

我想也许所有的故事都是从偶然开始的。

就像是梅雨季里无可预知的一场雨，总让人措手不及，只能被迫在暗地里看风起云涌。所有的偶然都不能如预期出现，也正是因为那些生命中措手不及的遇见和出现，在我们往后的人生里留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我们都以为想象中的最好就是人生里最好的安排，但其实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安排，全都是基于我们料想不到的意外。

下课后，若安的脚踏车坏了送修，本来她和少瑾这两个双生儿每天都一起回家的，但那天少瑾被老师叫去处理一些事情，我便答应若安送她回家。

本来从学校回家的路程只需要骑十分钟，如果要绕去河堤边就需要多一倍的时间。只是两个小女生，一边骑一边聊天，走走停停，一晃居然不止三十分钟。

于是我特地绕去河堤边，送她回家之后，再从河堤边一路骑着回家。天色已经从一片橘橙浓浓地暗了下来，我戴上耳机，在小路上骑得很慢。

一个身影迎面而来，从小路的末处，余晖的尽头那里渐渐清晰，是那个人。

那个人穿着另一所高中的校服，在暗淡的日光里显出一身亮

白。他轻轻扶着脚踏车，沿着河堤边的小路缓缓地跟我同方向前进。

忽然有人在叫他：“阿帆，明天见啦！”

他转过头，和跟他说话的哥们儿比了一下手势。两人很快地告别后，他就继续着原本的轨迹，不紧不慢地，就这样来到我的面前。

刚刚看了一下他的朋友手上拿着篮球，再仔细观察一下他身上白衬衫的扣子解开了，衣服也没有上次那么整齐。我想的没错，他果然会打篮球。

快要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瞥了我一眼，然后马上把目光移开。

我有点儿失望地垂下了眼眸，他又重新打量了我一眼。

这时我抬头望着他，才察觉到他的眼中有笑过的痕迹。

“哦？”我假装这个时候才认出了他。

他双眸弯弯：“上次没有受伤吧？”

“没有没有，小事而已。”

心里有点儿小心虚，但也同时有点儿庆幸。他还记得呢。

他继续推着脚踏车往前，我也跟着往前，有好一段路，两人都没有说话。

秋风无痕，流水无声。

沉寂的大湖从这时悄悄地掀起了暗涌。

“你几年级啊？”他看了一眼我的校服。

“高二了。你呢？”

“我也是。”

“你家住这附近？”

“对啊，就前面的小区。”

“啊……难怪你都会走河堤边这条小路。”

没有靠他很近，但能清楚听见他利索的声音。没有认真地看过他的脸孔，却能清晰描绘出他的轮廓。没敢聊天聊得太深入，生怕他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于是小心翼翼地发问，尽量自然地回应，心里想的却是，把他说过的话记下来。

“刚刚不小心听到你的朋友叫你阿帆？阿凡达的凡吗？”

“嗯？巾凡的帆。”他又笑了笑，忍俊不禁，“上次我也不小心听到你的朋友叫你苏云？云朵的云吗？”

“啊？不是，日匀的哟。”

“啊，苏哟。”

他爽朗的声音轻轻喊着我的名字，声声入耳，我竟听愣了神。

“那我走这边啰。”

走到岔路的时候，他修长的手指指向某个巷弄。

我点了点头，指向另一边：“我走这一边。”

他点点头，又露出淡淡的笑容，比了一下再见的手势，就骑上脚踏车，朝另一头的巷弄而去。

等我回过神来，他的身影就化进了错落有致的小巷里。

一堂秋叶，恰恰落在了心的大湖上。

从此泛泛涟漪都心辰有意。

03

从那天起，下课回家的路多了一程，河堤边的小路变成了必经之路。

回家的时间从十分钟变成了三十分钟，从喜欢周末变成喜欢上学的日子，每天最期待的时间从下课和朋友玩耍聊天变成了特定的时段经过特定的路，以及，碰上特定的人。

第二次“回家”的时候，我故意把回家的路线走得好慢好慢，想看大概什么时候会经过这段路。如果跟之前一样的话，差不

多是六点半吧。

还要想办法让相遇像是偶然，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等他。

在小路走着走着，身后就传来了他的声音。

他还很惊讶地问我：“原来你也是每天都会经过这里啊。”

“啊，对啊。”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回答，像是被人发现了写在日记里的小秘密，心虚地撒了个小谎。

“怎么之前都没有见过你？”

“之前我们不认识啊，可能是你没怎么注意吧，哈哈。”

我眨眨眼，试图把这个话题蒙混过去。

阿帆没有多说什么，继续扶着脚踏车。

初秋的风凉意渐起，比起夏天那冒着汗水的热风，多了一点儿干爽的感觉。小路的一边是河堤，另一边则是一整排刚泛黄的梧桐树，刚好与老旧的街灯错开。清凉的晚风吹过满树枝丫，也吹拂过他的脸。

第三次见面，我仍然不敢正眼凝视他。

他的目光落在不远的小路末处，因为长得高的关系，他走得比我稍快一些，我推着脚踏车紧紧地跟在他的身旁。

我们什么话都没说，我因为他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的想法，忍不住打量着他的侧颜。